



1586
15



明
卷
1586
16

第六十五回

瓶兒死于九月十七。西門死于正月廿一。屈指總三
月。亦靈矣。後文看其明。七一日日叙去。便又有
知詳字。而又止是三月中的事。一絲不紊。

此回自二七做起。乃是吳道官念經一結玉皇廟。
此回插孟鏡。總是忙忙寫分散之原。故早伏後線也。
黃宋爲市井小人之妾。上紙其卑。淚不必言矣。然夾
寫請黃太尉。蓋爲後文引見而言也。夫引見朝房。又
爲一百回逃難避兵而言也。總是匆匆欲結。又不能
匆匆卽結。文字有一定起結。如此信不盡爾也。瓶兒

死春梅未卽出頭。固應寫金蓮結果。今看他。不寫金蓮結果。先我足金蓮出身。夫金蓮出身者。王招宣府中婢也。欲惡招宣。必惡其妻子。使其子若賢。必能化其母。然使其媳若賢。亦必能勸其子。今欲寫招宣之妻子不賢。而不先寫其媳之父。亦屬權奸。則招宣之妻子。固應爲金蓮受報。而其媳又何辜受招宣妻子之累哉。故必先寫六黃太尉誤國殃民如此。言其女應如此報。而不受污西門。亦天幸耳。作者惡金蓮。并及其出身。固矣。乃并及其出身處之人之媳。則惡金蓮爲何如哉。

喪禮勝看他先寫破上。又寫請地隣。乃寫十一日。靈又寫發引。至于發引。看他寫看家者。寫擺對者。寫照管社火者。寫收祭者。寫送殯者。寫車馬。寫轎。寫起棺。寫捧盆。寫社火。寫看者。寫懸真。寫山頭。寫在坟前等者。寫點主。寫回靈。寫安靈。許多曲曲折折。總爲西門一死對照。然却一語過到。守靈不知不覺。真神化之筆也。

如意兒者。如意原爲插瓶之物。今瓶墜而如意存。故必特筆寫之。寫如意原以寫已死之瓶兒也。况瓶兒已死。卽西門意中人。而奶子如之所爲。如意兒也。總

之爲金蓮作對。以便寫其妬寵爭妍之態也。故蕙蓮在先。如意見在後。總隨瓶兒與之抗衡。以寫金蓮之妬也。如耍獅子必拋一毬。射箭必立一的。欲寫金蓮而不寫一與之爭寵之人。將何以寫金蓮。故蕙蓮瓶兒如意皆欲寫金蓮之毬之的也。

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詩曰

湘臯烟草碧紛七。

淚洒東風憶細君。

見說嫦娥能入月。

虛疑神女解爲雲。

花陰晝坐閒金剪。

竹裏遊春冷翠裙。

留得丹青殘錦在。

傷心不忍讀迴文。

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是李瓶兒二七。又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場幡。修建齋壇。又有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細照應吳道官廟中

抬了三牲祭禮來，又是一疋尺頭，以為奠儀。道眾遶棺轉，
呪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敬濟同。禮謝道師父多有，
破費何以直。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該助一經追，
薦夫人奈力薄粗祭表意而已。」西門慶命收了打發拍盒，
人回夫。吳道士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
攝召整做法事，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
上祭。韓姨夫那時孟玉樓兄弟孟銳做買賣來家，又忙中
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
分孝去。孟二舅祭與韓姨夫駁者祭十一送了許多人事。西門慶叙禮進
入玉樓房中拜見。西門慶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

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有五個官員都闖
了分子穿孝服來上紙帛吊問。仝縣祭先安衆官在此為
其熱見瓶兒死時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
悲冷地祭十二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飲酒，到熱鬧處，忽
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忽插黃主事真是慌的西
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
讓至前所，換了衣裳進來。家人手捧香燭紙疋金段到靈
前。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敬濟下來還禮。虔七
敬濟總是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闈，沒了一語遂令西門
不成孝子之於瓶兒，儼然

以正配之喪治之。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非禮過分，為何如？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敘畢，禮讓至。恭今又承老先生賜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敘畢，禮讓至。捲棚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率過，也要來弔問。句句直逼月娘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劉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為朝儀一引勅令大尉朱勛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上文方寫許多災異，此處即接如此，作為掩晚處，是修省不是修省，寫得宋室真是君臣醉夢五國城，亦自取之也。夫復誰尤。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至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峯長，二丈濶，攷尺都用黃毡蓋，張

打黃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言之慘然淚落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况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說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毡包內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黃主事道：此乃宋公致賻之儀。宋御史祭堅十四一路寫諸人上祭，接上緒七令人眼迷五色，却是層七次土若開祭帳，非龍門何虎下手，又見瓶兒死時之熱，至西門死止，用几筆點染，便冷熱相形，不堪真是神化之筆。那兩封是兩司

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府官八員計二十二
分其一百零六兩此後以西門家為迎送賓餞之地蓋西門與人文無非酒肉銀錢而人與之交亦只如此故一次二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可笑不但逼月娘而且無西門達夫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
半頭黃大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
總發引既是宋公祖與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但這分資
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
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
各官公已又非松原之已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

同松原再不敢煩瀆矣是通語非情分語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

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
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看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
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
不必再叫說畢插入請太尉一段蓋因一路寫祭寫吊重
篇繁冗文字可為手底極看他偏要提十二分才子忙
中再加一事更忙得不堪真是文河學海不足以喻其宏
大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要
到尚柳塘老先生那里拜七他昔年曾在學生做處作縣
令然後轉成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
同年開中寫一書香使西門市井何處生活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

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諛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驕馬藏過一邊。細筆力真能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眾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入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眾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欵差若來，凡一應祇迎稟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于州縣。州縣必取之于民。」嘆可公私田極莫此為甚我輩還望四

泉于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眾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毘盧帽，大鼓大鼓甚是齊整。此是瓶兒先入永福寺故用道堅先來圓滿也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眾僧誦大懺經文。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坟上破土開墳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僧人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木桌面，餚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庄上前後搭棚，坟內穴邊又起三間單棚，先請附近地隣來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極言其盛為西門死作引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

郎并鑼鼓地吊來靈前參靈先一日吊五鬼開判張天師
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開弥陀雪裏梅莊
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各樣百戲
吊罷堂客都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外親戚都來辭
靈燒紙大哭一場辭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抬出銘旌各項
幡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
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
留十名在家看守十名四十名在林邊擺馬道分兩翼而
行四十名衙門裏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二十名
略收禮收禮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禮二十名那日官員士

夫親鄰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一統本家
并親眷轎子也有百十餘頂寫三院揚子粉頭小轎
有數十又寫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
并二女僧看家又留下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
女婿陳敬濟跪在柩前捧盆報孝子六十四人上扛有件
作一員官立于增架上敲响板指撥抬材人上肩先是請
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轉過大街口望南走兩邊觀看前
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
歛繁七龍七花喪鼓不住聲喧鼓叮七當七地吊鑼連

宵振作鐸銘旌招顯大書九尺紅羅旌起火軒天冲散

半天黃霧火淨七粹七開路鬼斜檐金斧社火頭忽七

洋七險道神端秉銀戈第一起道七遙七八洞仙龜鶴連

定三起入仙龜窈窕窈七四毛女虎鹿相隨四起四女

人雀共十人熱七開七採蓮船撒科打諢五起無長長大大高擡

漢貫甲頂盛六起亦清七秀七小道童一十六眾七起

人寓教人都是霞衣道髻動一派之仙音肥七胖七大和尚

二十四個八起和尚個七都是雲錦袈裟轉五方之法

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九起大絹亭亭七皆綠舞紅飛二

十四座小絹亭十起小絹亭座七盡珠圍翠繞左勢下

天倉與地庫相連十一起倉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

十二起金掌醮厨列八珍之確十三起真香燭亭供三

獻之儀十四起香六座百花亭十五起百花現千團錦

綉一乘引魂轎十六起引扎百結黃絲這邊把花與雪

柳爭輝十七起花柳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十八起幢

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十九起白絹繖緣絹繖同圍

增架二十起功布招颺二十一起孝眷聲哀孝眷另打

路排軍執攬杆前後呼擁二十二起棺後者迎喪神會

耍武藝左右盤旋賣解猶如鷹鴉走馬好似猿猴豎肩

椿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以上諸戲隨後又在人

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不辨賢愚，挨觀並觀。那分貴賤，張五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頻將脚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髮佳人也帶見童來看殯。以上者

吳月娘與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一字兒緊跟材後

方叙明

西門慶麻冠孝服，同眾親友在材後，陳敬濟緊扶

棺輿走出東街口

又一頓真正行文如戲

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

道官來懸真

懸

身穿大紅五彩鶴氅，頭戴九陽雷巾，脚登

丹鳥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面來，將李瓶兒大

影捧于手內，陳敬濟跪在面前

處七點敬濟妙其

那殯亭住了眾

人，都在上高聲宣念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于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容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旛迎風，良夫躡踊于柩前，孝眷哀矜于巷陌，離別情深而

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其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
新垣平之神術謙得恪遵立元始之遺風徒展崔魏鏡
裏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一為傳真作回照一為托夢作遙影也漱甘
露而沃瓊漿超知識登于紫府被百寶而面七真引淨
魄出于冥途一心無挂四大皆空苦苦苦氣化清風形
歸土一靈真性去弗廻改頭換面無遍救衆聽末後一
句噴精爽不知何處去真容留與後人看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回這裏鼓樂
喧天哀聲動地殯纏起身迤邐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奠
走至門上方乘馬陳敬濟扶柩可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

坐著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坟前
高阜處搭帳房吹響器打銅鑼銅鼓繳勸當一迎接殯到

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烟焰漲天筆力整甚棺輿到山下扛徐先

生率伴作依羅經弔向細已時祭告后土方隅後纏下葬

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點

衛中官員并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遞酒此處遞酒奇

人散絕却是寫衆去者鼓樂喧天烟火匝地熱鬧豐盛不必細說總處都是

也吃畢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幡可陳敬濟

扶靈床可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孝眷先吳

大舅并喬大戶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

希大温秀才，此九人是眾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

堂客轎子壓後，孝眷立到家門首，燎火而入。寫出先李瓶

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所祭神酒掃各門戶，皆貼辟

非黃符，真是後謝徐先生一疋尺頭，五兩銀子出門。細各

項人役打發散了。細又拏出二十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

人。細五吊與高門中排軍。細十吊賞營裏人馬。細拏帖兒

回謝周守備。細張團練。細夏提刑。細俱不在話下。西門慶

還要留喬大戶、吳大舅眾人坐，眾人都肯作辭起身來。

保進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折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

拆，亦發過了。你朱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彩匠去

了。細喪事而借為。吉用可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眾堂客

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自瓶兒死至此，剝七

可為極，尺筆墨之致矣。看他偏不窮，二接手又雜至此無一停筆

寫薜蘿城中一篇恨賦，不為之才，子吾不信也。西門慶不

忍遷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床安在

正面，大影挂在旁邊。影靈床內安着半身半裏面小錦被

褥，床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

小金蓮。隔壁有活金蓮而乃對瓶兒。之遺鞋又與蕙蓮遺鞋一映桌上香花灯燭、金碟

樽俎，般七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

搭鋪，到半夜對着孤灯，半窓斜月，翻復無寐，長吁短嘆，思

想佳人。上文剝雜如火，此有詩為証。處忽然冰冷如水

短嘆長吁對鎖窓

舞鴛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

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違連理願

此生難覓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

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俱親看着了鬢擺下他便對面

和他同吃舉起筋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可了鬢

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即渡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

跟前遞茶遞水挨上搶上搯上揲上插話兒應答那消三

夜兩夜總括這日西門慶因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坟上煖

墓來家又是煖墓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

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便來遞茶因見被拖下

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接過脖子就

親了個嘴遞舌頭在他口內老婆就哂起來一声兒不言

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接在被窩內不勝歡娛

雲雨一處老婆說既是爹抬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愿不

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正意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

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這老婆聽了枕席之間無不

奉承顛鸞倒鳳隨手而轉絕不與蕙把西門慶欢喜的要

不的次日老婆早辰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脚叠被褥就不

靠迎春極盡殷勤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

根替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脚跟已牢，無復來告於人，就不同往日打扮，嬌模嬌樣，在了鬢影內說，也有笑，也有。又與蕙蓮特犯早被潘金蓮看在了眼裏。偏是他早辰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差人來送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盃，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蟒，十罈酒，兩牽羊。不知作者手腕有許多力止覺看者已迷離照耀，金花燦爛，反覺眼倦不能直視矣。何其一氣直行，而干擎萬壑，再無窮也。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里早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用手本打發

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桌面，粘果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七打發喪事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脚亂。偏還有此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陪几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點是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忒促急性。得這日又是他五七，我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

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却不知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我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東京黃真人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挂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如今在廟裏住，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啣他這個名，吉也好看。」請真人西門慶道都說這黃真人有利益，如何是請他到好爭奈吳道官前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耐

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依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却不難為他，然則明是照顯，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多費几兩銀子為嫂子，沒曾為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敬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眾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四嫂春意躍然矣」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喬長姐寡而噴長姐嫁是定與人家來磕頭，備有開筆，真問得極矣，却又是一時花樣，則又忙筆也。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領他女兒，穿着大紅段襖兒，黃紬裙子。

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旁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裏抬舉。昨日纔相定。」
下龍溪落葉而金蓮將敗，纒結旣兒。又早收拾金蓮文字緊湊之甚。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相十五歲，到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抬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於是教月娘讓至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去，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眾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耽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裏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厨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紮七級彩山，所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細到所正面屏開孔雀地，匝攪瑜都是錦繡桌幃。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所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將桌席預為縣官眼中一插，庶使下文脫手專寫太尉。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禮節及添換音樂等事，不累手也。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

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勅書在頭裏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儀仗擺教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綉蟒，坐八抬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各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雞犬不聞樵採遁跡。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上官黑壓壓三傳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一筆深淺俱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

干所上，又是箏箏方嚮雲璈龍笛鳳管細樂响動，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官一等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其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叅政季侃廷、叅議馮廷鵠、右叅議汪伯彥、廉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啓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次等官員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所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又次等至于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

放外邊伺候，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然
捧茶上來也。文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則
其詞曰獻茶。與太尉簪金花捧玉竿彼此酌飲。酒已畢，太尉正席坐
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
點西門深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彈唱隊舞各有
淺妙甚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裴晉公還帶記。晉公能使
唐室中興削平強鎮，雖令總戎跪道，不妨於禮。今黃太尉因花石而
勞民動衆，上誤天子，下誤蒼生，演晉公事所以深愧之也。
一摺下來，厨役割獻燒鹿花猪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
四員伶官，箏、瑟、琵琶、篪，上來清彈小唱，唱畢湯未兩陳，
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人等，宋御史差兩員州官在西

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

細宋御史周旋者

守禦都監等官

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

西門慶周旋者

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

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起身。眾官再三
款留不住，即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
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大尉悉令免之，舉手
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
送至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荅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
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付明白。與西門請
蔡宋二御史一樣對照見起奉者上下皆然也。回至所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負
累取擾，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

身施礼道卑職重承教愛履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礼蝸居
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是
御史謝非巡撫謝也留爲後文地步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
司人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闕而散衆官皆散西門
慶回至所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西門散衆樂人止
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所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
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伙停常攢下
四張桌席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
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敬濟從五更起來各
項照管辛苦補出衆人忙坐飲三杯不一持衆人來到擺上酒

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歡喜不歡
喜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
歡喜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道國亦拾伯爵
之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
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
都要管待出去哥就陪了几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响出
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宣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里預
席各人心事偏到西門慶問其名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
用筆尖頭屏快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鄆城縣人十八歲科
舉中壬辰進士今在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

他今年總二十四歲。不知其名反知其正說着湯飯上來。
眾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
字。荅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具韓金
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道金釧兒玉釧兒是小的妹子西
門慶因想起李瓶兒來。激隔花一戲蓋隔花金釧明言遺
簪墜理是瓶墜簪折消息至此方
點明其意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們拿樂器過來
唱個洛陽花梁園月我听韓畢與周采一面撈箏撥阮唱
道

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

閒月曾把酒問團圓。夜月有為。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
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

日來也。明七說出一步之意。又為愛月生情。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裏酸上的便道哥教唱此曲莫
非想起過世嫂孀子來。伯爵眼中發科下便滿人西門慶看
金蓮耳中最是清折文字見後邊上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噴我說有他在就是他
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了髮撮弄你看相甚模樣好應
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涎臉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
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
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孀子們心。賊這里

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听唱、听見西門慶說
此話、賊又定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
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他在時、卽許下把綉春教
伏侍李嬌兒、他到睜着眼與我叫說死了多少時、就分散
他房裏、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又補月娘心事、益
財者故步、不放這前日惹着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
鬆專在此處也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這老
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只怕賊沒廉耻貨、鎮日在那屋
裡纏了這老婆、也不見的我听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对簪
子、老婆帶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豈牙

菜兒有甚細兒、眾人背地里都不喜歡、結轉如正是
遺踪堪人時人眼、多買胭脂盡牡丹、

色香不特與西門一死相映、夫惟見與西
之死不獨三月而冷、媛如此寫得世情活現
言其人者、蓋深惡金蓮也、寫得如痴、心
其如金蓮之心不能超脫也

六十六回

此回寫瓶兒一夢也。乃胡知府周守備。荆都監以下。武官。李知縣以下。文官。又宋御史。黃主事。安郎中。翟官家。色色皆來。特與西門一死相映。夫瓶兒與西門之死。不閱三月。而冷煖如此。寫得世情活現。寫黃真人者。蓋深惡金蓮也。寫惡如瓶兒。猶可識。悔非如金蓮之不能超脫也。

翟謙寄書云。楊提督卒于獄。蓋結西門之豪華也。何則。西門之通蔡京。以陳洪與楊家親也。今楊提督死。而西門無所事恃矣。况楊提督被劾。而瓶兒別嫁。今

瓶兒死而楊提督亦死。又是一大章法。上回既出力寫瓶兒一死。使此回即接手寫別事。不特情事突然。而上文亦俱屬寫之無益。何則。蓋瓶兒之死。非一朝一夕可以結過不提之人。之事之文字也。然則此回如何重新復做瓶兒之死。看他用某人。奈某人弔。并黃真人如何發牒。如何做法事。總是一篇敷衍文字。故不嫌層層描寫也。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勝

黃真人發牒薦亡

詞曰

胸中千種愁。挂在斜陽樹。綠葉陰。自得春草滿。鶯啼處。不見凌波步。空想如簧語。門闌重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

右調卜筮子

話說西門慶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探船几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

打包便了。伯爵問道：「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些布貨來賣家中。段貨細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上有，纔是買賣。』」早爲拐財者說畢，已有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連日辛苦，俺每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每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爹重賞。我足前交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西門慶便歸後

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吳道官差了一箇徒弟兩名鋪排來，大厠上鋪設壇場，鋪設的齊整。西門慶來家，看見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同去。隨即令孟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厨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衆皆來，進入經壇內，明燭焚香，打動响樂，諷誦諸經。鋪排大門首，挂起長旛，懸吊榜文，兩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
東極垂慈，仙室乘晨而超登紫府；
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霞。

大所經壇懸挂齊題二十字大書青文救苦頌符告簡五
七轉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轎
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與吳神吳道官率
衆接至壇所行畢禮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經巾拜見遞茶
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圍粧花椅褥二
道童侍立左右發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段一疋亦與吳
同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百鶴法襲先是
表白宣畢齋意齋官沐手上香然後黃真人焚香淨壇飛
符召將開發一應文書符命啓奏三千告盟十地三獻禮
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敬濟執手炉跟隨排

單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是西門家行香

回來安請監齋畢早辰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

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信經悟道到了午朝高功冠裳步

罡踏斗拜進朱表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黃真人年約

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

三句寫得不堪之甚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襲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
華喬松踏罡朱履進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
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更步
月鶯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

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頌生天寶錄，神虎玉劄行畢，午香

晌午功課，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

差小其餘散眾，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段尺頭，

四對披花四疋絲細，散眾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抬送廟

中，散眾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都

往花園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從新擺上齋饌，

請吳大舅等眾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

那里差人下書，西門慶即出所上，請來人進來，只見是府

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

施禮，西門慶答禮相還。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又是

一封折騰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

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

到，又映安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几時到的？那人

說：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

又奉勅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

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白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

爹在那里住，宅內稍信在此。細早為拐財小的見了，還要

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

吃齋飯，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折看書中之意，于是乘

着喜欢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又伏一線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稍寄十方縹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叙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於家老爺前悉陳之矣途者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恨不能一弔為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冀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

居民有五袴之歌墻內有三留之與今歲考績必有陞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上上生已對家老爺說了安親家名字安上二字今古同慨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于獄瓶兒以楊提督為始終又一章法

冬上澣具

溫秀才看畢絕待袖早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伏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如意做好

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溫老先，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照後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隣，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金釧兒、洪四兒、齊香兒，添出三家，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回荅一疋大布、一兩銀子，行禮者不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衆陞壇發插，上朝拜懺，觀燈解壇，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皮西門慶留下不去了，喬大戶、沈姨夫、孟二舅告

辭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當時并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所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幡，一首紅幡，一首黃幡，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官。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盃，劍四個道童侍立，兩邊黃真人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七有詞，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來，

夜壑幽闕次第開。

童子双上前引導，

死魂受煉步雲階。

宣偈畢，又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于冥途。

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飢噓謹運真香
志誠上請東極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諸真
人聖眾仗此真香來臨法會切以人處塵凡日縈俗務不
知有死惟欲貪生不知死而貪生八解能種于善根多隨
入于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
易到一朝永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
為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于
愆辜必致難離千苦報恭惟天尊秉好生之仁救尋奇聲之
苦洒甘露而普滋群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奇寬考
較之條詔十殿閣推研之筆開因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

使盡出幽閔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再
生俱歸道岸茲焚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奉

太微廻黃旗

無英命靈放

攝召長夜府

開度受生魂

道眾先將魂幡安于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幡次於火沼
內焚鬱儀符換黃幡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
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衣
三寶朝玉清眾舉五供養舉畢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
戒九戒畢道眾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煉度已畢
黃真人下高座道眾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

齋功圓一路寫來總是皮毛做作而黃真人乃道君供養之人今西門請之一大半為名故寫黃真人不過侈張其虛文而已滿道眾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大所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眾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正天青雲鶴金段一疋色段十兩白銀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階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罵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為赧顏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藝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又與神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

把盞乃一疋金段五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素蒙厚愛自慙効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為不可又豈敢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簡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耐勞何為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眾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奇華去是平伯爵道嫂常勝有之事子今日做此好事幸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嫂子自得好處此雖賴真人追薦之力實是哥的虔心嫂子

的造化。于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盃，說哥吃個雙盃，不要吃單盃。謝希大慌忙，遞一筋菜來吃了。此特與瓶兒燒了虛靈時，眾人跪敬頂針一照，真是轉眼韶華，不堪屍首。西門慶回敬眾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眾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第六十七回

月娘掃雪。至此又寫賞雪。夫前雪爲春前之雪，一層層熱了來。此回爲臘底之雪，一層七冷了去也。因寫諸花固用雪爲起結。瓶兒初來，月娘掃雪，瓶兒一死，西門賞雪，特特相映。忽插愛月，又爲踏雪訪相映也。夫愛月必踏雪訪，蓋言冷將至也。雪月下無他花，惟待春梅矣。接言黃四蓋爲後愛月家楔子也。愛月兒又爲王招宣林氏楔子也。林氏又爲金蓮故也。總是金蓮一人文字。

篇內借行酒令明明點出掃雪前文。觀伯爵云頭裡小雪後來大雪可見。此回瓶兒之夢非結瓶兒。蓋預報西門之死也。至何家托夢方結瓶兒。篇內寫金蓮戴金赤虎分心。蓋特爲瓶兒初來一照。而情感一回後接云打金滿地嬌九鳳旬兒。蓋已爲此回瓶兒夢中初醒之金蓮作地。其筆力之強健爲何如。

伯爵生兒特刺西門之心。又寫孝哥作映也。

叙孟二舅人知伏臘。接叙敬濟陪坐。乃所以伏臘也。

人烏知之。至于問孟銑年紀。却是爲玉樓點睛。人又烏得知之。蓋言玉樓正當時而非將殘之春。爲嫁奩內作地也。

篇末將玉皇廟報恩寺。永福寺一總。夫玉皇廟皆起手處也。永福寺皆結果處也。至報恩寺乃武大子處。瓶兒念經之所。故于此一結之。是故報恩者孝字也。惟孝可以化孽。故諸人燒靈必用報恩寺。而結以孝哥幻化。然則報恩寺又是玉樓孝哥二人發源結果之所也。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詞曰

朔風天。瓊瑤地。凍色連波。上上寒煙砌。

砌字山隱

彤雲上接水。衰草無情。想在彤雲內。

一路層上跌入搥爲香魂

二字取影也

點香魂。追苦意。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殘。

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右調蘇幕遮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

寫了來與兒几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如
折棚亦必寫得精采無一懈筆搭綵匠一面卸下簾繩松條送到對門房
子裏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
他向爇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
一夜天陰大睡同兒也好慌的早早扒起去做甚麼就是
今日不往衙門裏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裏去
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去
叫丫鬟熬下粥等你吃西門慶也不梳頭洗面披着絨衣
着毡巾徑走到花園裏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
慶就委王經管花園書房細春鴻便收拾大所前書房

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里燒下地爐
地平上又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油單絹煖簾來明間內擺
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七瘦竹翠七幽蘭是冬景裏面筆硯
瓶梅琴書瀟灑西門慶進來王經連忙向流金小篆炷藝
龍涎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王經
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
兒在外邊伺候剃頭者復來官哥安在哉可知與山洞戲
春嬌時特七反照而下文月兒着鄭春一
來便與桂姐明七對針彼正炎熱此則祁寒轉眼有炎
涼之異總是此書其來派真令粗心人摹頭不着也王
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
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篋七頭捏七身上因說你恁一

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于
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篦只見來
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毡帽身穿綠絨襖子脚穿一
双舊皂靴棕套撇廉子進來唱喏總與山洞戲春嬌時對照西門慶正
篋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
盆坐下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
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雞也叫了今日白
扒不起來不是大官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
早若是我成不的隨口即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
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

如今今日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同起去我又記
親家人來討月書又看着折棚二十四日又要打發韓
計和小价起身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大夫官員
你不上門謝七孝禮也過不去將前後敘事總伯爵道正
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
胡乱也罷了其餘相厚的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
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了兩盞酥
油白糖熬的牛奶子總寫照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
白漱七鬻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滾熱呷
在口裏香甜美味那消氣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

篋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晨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又一吸而盡。西門慶取耳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行按摩道引之。衛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自在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相我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摩，通了不得。映死期用筆總是艸蛇灰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在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確兒百。

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好引教我用人

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也，還不曾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總為死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都來會了，船已僱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裏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其奏六千餘兩。西門慶道：死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記明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記明過年趕頭水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從鄆

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西門慶道怎的不納
官錢相來保一般也當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
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大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
去便不敢纏擾小人乃是祖役還要勾當不了西門慶道
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夾在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
承說把你名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須知使道國亦在鄆
王府官身以便與來
保捏攏一夥暗中結親等事今不爲之開除則將來劫財
豈能遠遁哉王府中亦來尋之矣故此處順筆卽爲開除
良工苦心誰其知之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韓夥計作揖謝了
伯爵道哥你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用伯爵口
中明點
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

小周兒吃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穿
絨裝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
時溫秀才戴冠博帶而至叙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來
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分
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双快兒請姐夫來吃粥不一時
陳敬濟來到頭戴孝巾細身穿白緇道袍細與伯爵等作
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火去韓道國起身去了
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
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騰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
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

大頌德柱國雲峯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不幸聞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為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仰門墻有負薦拔耳又賴在

老爺鈞前常為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陽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昭亮不宣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敬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

封了將書謄寫錦箋彌封停當印了圖書細開總為後另文世机作映

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指抹桌兒拿

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爇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是誰王經說是鄭春西門慶問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七的跪在當面上頭又悶着個小描金方盒兒

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舅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

人與桂姐銀兒作用不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

泡螺兒特別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揀的知道爹好吃此

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

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嘗七死

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

便說着所以云幫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去捏一個遞

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嚐七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

骨眼見希奇物勝活十年人涎臉處溫秀才啣在口內入

口而化說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

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

在西門慶根前遞上盒兒說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又

佳姐銀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早

被伯爵一手搵過去打開是一方綉紋錦同心方勝挑紅

綾汗巾兒裏面裹著一包親口嚼的瓜仁兒伯爵把汗巾

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嚼在口裏都吃了比及西門

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可知與山洞一戲特便罵

道怪狗才你害饑勞饑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

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

的勻了與曼倩偷酒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

來你這狗才忒不相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玉

經把盒兒搬到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是季

經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開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騙了。」便罵不對我說：「嗔道他昨日你這里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開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多了，只怕往後上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箍嘴，箍了去，却不難為哥的本錢。便言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廝提在監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又為伯爵後文一面教陳敬濟

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連敬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敬濟道：「不是他說有庄事兒，要央煩爹。」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所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單，我還小人有一庄事兒，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道：「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鑽」

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厮打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如何便傷風，明係打傷身死矣。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黃四有丈人馮二，亦有丈人自五，唆告黃四求情，問開寫來，便使衙託外家黃自用事，世情皆出。綽號曰千金，白物千金，何事不成。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開，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白物充銅，自是一類。教隣見人供狀，說小人在旁喝聲來，如今

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

因他丈人要望乞老爹千萬聖

講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几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

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厮打，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

又係歇後身死，出于保舉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

獨賴孫文相一人身上。可知一千兩，西門慶看了說帖寫

著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

日在我這里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

書與他，黃四就跪下，哭七啼七，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

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都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出去

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

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裏就死

此同賞雪與前掃雪特對前掃雪寫月娘全盛之時此

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也罷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

說七去因錢轉央黃自與他是同年都是王辰進士黃四

又磕下頭解事寫來一笑平安偷鈎無處求情相映見今昔

腰裏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道我那里要你這

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

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

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開時不燒香忙時抱佛

腿映昨日哥這里合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

日還來說人情許不快便有人處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

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日

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裏領這銀子今日一來交銀子就

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

顧小人伯爵看見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

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要轉央

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

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道他來

說人情哥你到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似

嫌少的一般你依我收下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也是

一般黃四哥在這里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

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在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們要一日。就是了。總是爲嘴頭不落空處也。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叫俺丈人買禮來磕頭，謝謝你老人家。亦明說。不瞞說，我爲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揆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說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兒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

救命

妙不緊等着亦不來矣

望老爹今日寫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

小兒同去走遭，不知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的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裏，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開，膽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等緊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膽兒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揆着不是，走到裏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

來說拿了去。任四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可
螞蝗的要。總為後嬌兒盜財作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個好
來取的，于是拿了出去，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蘇
姑頭銀子來。總為不謹處作引以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
簫使性子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
我拾個白財，于是褪入袖中。寫出到前邊，遞與黃四約會
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
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觀那門外下雪，一語紛七揚七
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罐双料
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甌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

庚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春詩正唱着，只見李童進來

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西門慶看了，分
付你就拿往門外，在醫官家替他說去。央他明日到府
中承奉，處替他說去。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
早去罷。西門慶道：明早去也罷。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
了八碗下飯，又是兩大盤玫瑰醬油盪麵蒸餅，連陳敬齋
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蘇
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夠，
伯爵道：傻孩子冷呵七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
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夠，伯爵道：你只吃一

鍾罷那一鍾我教王經替你吃罷王經說道二爹小的也
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傻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你
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
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
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恁奈何他映還剩下半
盞應伯爵教春鶯替他吃了就要令他上來唱南曲西門
慶道咱每和溫老先生買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
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先生起溫秀才道
生豈敢借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
兩叔伯爵號自此總出夫自嚼入勝非南坡不能借此故寫作一笑西門慶戲道老先生

生你不知他孤老多到晚夕掃子掇出來不敢在左近倒
恐怕街坊人罵教了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里
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又明點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
那潑字乃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
西門慶道老先生倒猜得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
是山東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奏軒你不知道他
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溫秀才道自古言不藝不笑伯爵
道老先生見悞了咱每行合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尿口傷
南坡自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几點不拘
道也詩詞歌賦要個雪字就照依點綴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

說不過來吃一大盞温秀才擲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
雪殘鷓鴣亦多時映私傳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
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逼我老人家命也良久
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開好不好春梅
温秀才道南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
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映後文却是映
同文字真與掃雪一回對着一攏可知此西門慶道這狗
書上字部全是照下半部全是映上也才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听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酒歌樓
遙阻歸槎江邊乘典探梅花周備府等庭中歡賞燒銀

蠟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此詞卑
為春梅

伯爵總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儿碟菓食
內有一碟酥油泡螺又一碟黑七的團兒用摘葉裹着是
爵眼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密細甜
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
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酥
丸裏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罷你做
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做衣梅可知
春梅都是各樣藥料用密煉製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
消息消息摘葉包裹總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噙一枚在口内生津

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酥尤更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得因說溫老先生兒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是婦遺又拿了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兒果然是你家月姐親子揀的鄭春跪下說三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只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像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點西門慶道我兒此物不免使我傷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已爲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裏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

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七的都是妙人兒承處白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生兒你不知他是你小侄人家西門慶道我在他家二十年舊狐老陳敬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說香羅帶上一句唱東君去意切得近梨花似雪是夢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于是流沿兒斟了一銀盞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裏裏核

解板兒能有几句春鴻又拍手唱了一個看七飲酒至昏
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
該完令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壁上挂
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
院春總是爲春梅吸動又是點明雪意就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筭不
筭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
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還要留
他西門慶道罷七老先見他斯文人吃不了的令書童兒你
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秀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
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于是又

飲勾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滑我也酒勾了因說哥明日
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爭心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
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子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
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
回了一罐衣梅稍與他姐七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
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
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
去說着琴童送出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狄扶着來安
見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過見角門關着梢七就
往李瓶兒房裡來彈了彈門妙便不似向日場七繡春開

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就問：「供養了美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裏歇，連忙收拾床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上的是無人，打發他歇下。繡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凳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料範，連忙攙掇妳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沒高低搗塌，搗塌的老婆舌尖冰冷，上淫水溢下，下口中呼達，上不絕上夜靜時分。

其聲遠聆，教室下。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細瓜子，相以用一雙胳膊接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曬鬚長，老婆無不曲体承奉。西門慶說：「我見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接着你就如和他睡一般。」又是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北地折殺奴婢。」奴婢男子漢已沒了，爹不嫌醜陋，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遂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腕上又好風月，心下甚喜。早晨起來，老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殷勤，把迎春繡春打靠後。」一旬使打狗又問

西門慶討葱白袖子做披襖子與娘穿孝西門慶一許他就教小厮鋪子裏拿三疋葱白袖來你每一家裁一件。騎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你不說他几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梢上鑽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攪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心。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又是可知此日兩件。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栽派教到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每背地都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每

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一個雷你這副帳。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早起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專家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翟參人來討書西門慶打發書與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裏下書來担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裏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夥計。崔本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送財出門矣。寫了一封書稍與苗小湖。便有號人就謝他重禮看上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晨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

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傷心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一哭就斷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于是分付來興買四盒禮又是一套粧花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叫王經送了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的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有錢何雷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

十兩又○出○落○玳○安○錢老爹討了回帖兒來了西門慶見玳安○又○出○落○玳○安○心中大喜折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裡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
下書年侍生雷啓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里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照○應○月○娘○文○中○節○緊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鞋脚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

接。瓶。兒。又。是。官。哥。孝。哥。相。照。應。

慶就搖在牀炕上眠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篋內炷了香

悄悄出來了良久忽听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驀地

進來身穿縵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幘七面容是耶非

恰是向牀前叫道我的哥接。死。那。時。一。語。七你在这里睡哩奴來見你一面

我被那厮告了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

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我三

等之罪那厮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既有人情

之罪又焉能拿他則得恍忽朦朧我待要不來对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

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他可減他人沒事少要在外

吃夜酒往那去証。明。死。于。五。六。見。家。早早來家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

二人抱頭面哭西門入便問姐七你往那去喚。醒。人。

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兩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

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正當日午繇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

落上埋香不見鏡空寫影夢初醒

殘雪初晴照紙窓 地爐灰燼冷侵牀

個中邂逅相思夢 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辰送了喬親家礼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

帖兒請月娘眾姊妹小厮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

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瓶兒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

他去于是驀地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搖着他一屁股就

坐在旁邊說我的兒獨自自言自語在這裏做甚麼真
道不見你原來在這里好睡也一面說話一面看着西門
慶因問你的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語上西門慶道想是
我控着頭睡來金蓮道到只相哭的一般語上西門慶道
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
人兒來是語上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
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們是心外
的人入不上數語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亂說白道
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經話前日李大姐裝擲你每替他
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妙西門慶

道不怎的我問聲兒妙金蓮道你問必有緣故上面
套遍地金段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袖裙貼身是紫綾
小襖白絹裙大紅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妙金蓮道我
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駙肚裏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
門慶道我一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涕鼻子
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雖是妬語又西門慶
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想念明透後文
向前一手接過他脖子來就親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
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猫黑
尾的心兒兩個又嘔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

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于是淫心輒起，接他在懷裏，他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蕭婦人真個低垂粉面，吞吐裏沒往來，嗚咽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載金赤虎，分心瓶兒之物也至此徑香雲上圍着翠梅花，細兒後髻上珠翹錯落，興不可歇。又補梅花珠翹正做到美處，忽見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囚，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見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見有人在屋裏，這伯爵便走到松墻傍邊看雪場竹子，又映雪晴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响，金蓮

一留烟後邊走了，正是

雪隱鷓鴣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幽的我要不的在這里。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榻出個孩兒來，白日裏還好搗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叫老娘去打緊應保。又被俺家兄使了往庄子上，馱草去了。百忙過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灯笼，叫了巷口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刺入西

門慶罵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春花○有○是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掇腿的奴才，誰教你要他來，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道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又有偌大前程，生個兒子，錦上添花，便喜歡。」刺人西門心中俺們連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要他做甚麼？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巴劫的魂也沒了，應保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里是不管的。大小女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兒，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未曾嫁女又早生兒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

生百年向平願未有不在鬼門關上可歎

日去着緊自焦的，竟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里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奈何把他一銀七控兒與了老娘去了，明日洗三，讓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七拖七到那寺院裏，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來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益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一路自描曲盡借債人心事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子，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攬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

了。我寫個符兒在此。油中禪詔豈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

口的自作轉語，也不敢填教兒隨哥尊意便了。西門慶也不接

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

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

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对你大娘說我裏間

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

王經應諾不多時，拿了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

這封五十兩，你都拿了使去。原封未動，你打開看。伯爵

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前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

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好看。又寫寫屏

妹時作伏

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使司各府領就分發

三兩一錠，松紋足色，滿心欢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

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兩孩兒誰和你一般

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就來纏我，

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寔和你說

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

當利錢不筭罷。寫貪色者無一紋一褶不垂涎于伯爵道：

你奉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兩個戲了一回，伯爵

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說：錢龍野書到雷兵

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

都開出來只認了十兩燒埋錢伯爵道造花他了他就點
着灯兒那里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雖然
你不稀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友擺一
席大酒裏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
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里說話不題且說月
娘在上房只見孟玉樓走來說他兄弟孟銳不久又起身
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上他爹在我屋裏坐着哩又為
伏線總是此書一看破日瓶兒進門他又又為
日便都是冰冷之筆令人不耐看也他在那里姐使個
小厮對他說声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
又說請他爹哩頭裏潘六姐到請的好喬通送帖兒來等

着討個話見到明日咱們好去不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
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
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回
只噦了一聲我就忘了帖子還袖在袖子里原來是恁个
沒尾犯行貨子不知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
好還不曾說吃我託了兩句往前去了補寫少頃來安進
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
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
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
家子都出來可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上你一兩日就起

身往川廣去，在三姐屋裏坐着哩。又問頭裏你要那封銀子與誰？月娘亦狠無微不至西門慶道：應二哥房裏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几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月娘道：好七他恁大年紀也，總見這個孩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直刺西門慶道：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箇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上去，就瞧上春花兒，怎麼模樣？好色人直有此心事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也有眼兒，莫不差別些兒。一面使來安請孟三舅來，不一時孟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叙禮已畢。西門

慶陪他叙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伯爵看菜兒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鍾筋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前已伏線此又明點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必令敬濟陪可知西門慶問二舅几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雅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

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
在家裏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
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
見買了兩座庫來西門慶交付陳敬濟裝庫問月娘尋出
李瓶兒兩套錦衣撓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
日是他六七不念經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
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裡五日是他斷七少
不能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
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
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九衆尼僧替他禮拜几卷懺

九卷了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炕
上夜深七打恭說家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
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裡睡哩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都
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友請衆嫂子
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友把春花兒那奴
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懸七伯爵道你不要慌我兒了那奴才
兒子不用着你了男說西門慶道不要慌我兒了那奴才
和他答話伯爵笑天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伙走到
後院見房裏陳敬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王皇
表福壽報恩寺都送疏來結入

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繡春請了吳月娘。來
入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拾出庫去。教敬濟看着庫。
第六十八回 正是

芳魂料不兒灰死

再結來生未了緣

第六十八回

此回特寫愛月却特與桂姐相映。見此時有月無花。
一片寒冷天氣也。始鄭揚出迎。何異李鴻愛香出迎。
何異李桂卿伯爵幫襯。不減昔日李家之伯爵。此日
之架兒猶是昔日之踢行頭者。蓋寫一月姐又特特
與桂姐相犯也。
桂姐後有瓶兒之約。月姐後有林氏之歡。又遥遥相
映。

王姑子與薛姑子一嚷。則上文印經遺囑念經。月娘
與金蓮前後吃符藥。一總結住。下抽筆單寫金蓮爲

壬子日相爭之線也。然則二尼又起釁之由歟。前後回內凡寫黃安諸人來拜，必用西門赴席時夾寫。蓋諸人來拜無非襯西門之熱，卽此回夾煩擺酒亦無非襯西門之趨奉，非意在諸人也。意不在之人而必寫之，見用爲襯疊花樣之人，故不妨夾寫。然必夾寫乃能襯出也。

桂姐文中踢行頭何等鬧熱，架兒等人。此回却用一喝卽散。蓋月兒此回過線，下文卽拿聶越兒等人也。月兒與銀姐合夥而伯爵一戲卽用蔡軒教語點明一部內寫諸娼妓之故。蓋辱西門慶月娘與娼妓場

兒忘八皆聲應氣求也。

伯爵戲嘲王爵與出洞一戲，遙遙相映，却自是兩樣心事。桂姐愈見其疎，月兒愈見其密也。

桂姐家必着了頭，看西門出院，恐往吳銀兒家去。月兒亦必叫鄭春送西門到家，兩兩遙對，蓋信此文與桂姐相犯。蓋月姐亦恐到銀兒家也。

桂姐爲月娘之女，月下桂也。今月兒奪桂兒之寵，引林氏之媒，明言桂已飄零，月非秋月，蓋雪後之明蟾，照空林，大是淒切之懷。

此安兒蝶使也。于蝴蝶巷一映出，于此處訪蜂媒，又

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詞曰

鍾情太甚到老也無休歇
月露烟雲都是態况與
玉人明說軟語叮嚀
柔情婉恋鎔盡肝腸
鐵岐亭把盞水流花謝時節

翠雲吟半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
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
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壘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

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猪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為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菓抬回去，又請問老爹几時閒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一同正意為此西門慶道：「你休听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細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

後聊有庵裡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念經拜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玉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姐上往喬親家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還和你說話哩。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思想着玉簫告他說，必用玉肯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總坐了胎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搵奪了他寵愛。是瓶兒後身于是把薛姑子叫到前邊，他房裡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回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

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太師父，賤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姑子、花大嫂，并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動响器，只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還有誰伯爵道再没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哥又叫了四箇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改了初六，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

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禮拜，我只受了猪酒，添了兩疋白鵬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公子。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箇是他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里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晨走來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妙甚明點月娘之愚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

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是多心經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是誰語戒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就都我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的罵道：「這老淫婦，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寫惡尼正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停他念？」寫月娘深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

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桂

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觀施兒與你那王姑子

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嚷去了。

現此知月娘非真好佛，乃明知其假而資為燒香女。正是胎諸好計請教地耳，婦人中真有此等措詐好險者。

佛會僧尼是一家。法輪常轉度龍華。

枉使金刀剪落花。

此物只好供生育。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盃

的新段帽、沉香色襪、褶粉底皂靴。視出黃向西門慶聲喏

說：「這天也有晌午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西

門慶道：「咱今邀葵軒同走走去，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

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温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此

明伏之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要沒緊望朋友知

多咱來倒沒的悞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

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為下我先

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

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

箇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

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此等章法又

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轎子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

家中厨下備飯使來興兒買擗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

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鷲補子員領

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

叙其間潤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

日蒙賜華扎厚儀生正值喪事匆未及奉候起居為歉

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

知可有礼到否文字如曲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

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又為引西門慶道

在下才微在小豈敢非望又說老先生榮擢美差足展雄

才治河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

辱蔡老先生抬舉噴七謬典水利修理河道當此民窮財

第一奇書

六十八回

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折開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
弊之極徽黃太尉又兼賊盜梗阻又入一雖有神輪鬼役之才
亦無如之何矣此等情節誤國之吏何嘗不知但以此爲
恨可西門慶道老先生大才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
因問老先生教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
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
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說還要往黃泰宇那里拜七去西
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就是
春盛素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斟來下人俱有攢
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

生容口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
去回到所上解去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
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尚未回哩情節明甚
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里半日了西門慶
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
架兒們都躲過一边先伏只該日排長兩边站立不敵跪
接妙寫得深淺俱出梳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
儘桂姐時不同在此映安郎中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
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兔兒一窩絲杭州縵
打扮的花仙也似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

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細寫出先是李

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揚子出來拜見了。私心遙對李三

情。總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面安放兩張交椅西門

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打橫玳安在傍

稟問轎子在這裡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

去又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

童應啞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總來西門慶悉把

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上茶來愛

香兒捧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

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白描都為愛月

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

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

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個唱西廂妓

女都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四

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

揚子怕西門慶冷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

多獸炭只見幾個青衣圍社聽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走

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

打恭央及作成作成。又與梳篦桂姐玳安悄上進來替他

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声說的人一溜烟走了。與桂姐

映却是不板却入暗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
渡下文拿五人等情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
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下溫
秀才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
二人端的饋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逸遞
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袂
穿着處亦進門作揖四字妙絕不發一伯爵道老先生何
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
適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隱上說出一書字慌的
黃四一面安放鍾筋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
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一摺

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和
梅送茶來了總是遙對林鐘在姐看有原來吳銀兒就在
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
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蠟梅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
茶來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香茶西門
慶道銀姐在家做甚麼哩蠟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
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
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倒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
好及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
做夥計了活寫月兒伶俐便有二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
十分却是冷落桂姐

兩個原來是賊。毬的夥計。趣道圖亦當合木矣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西門與十弟兄金瓶梅月樓諸人與諸妓皆是同聲同氣也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然則西門亦然也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牝子裡說笑中間，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鸞七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又爲隔花一戲遙照

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鬢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袄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段鞋兒。一路粧梳寫尺假處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來到就教我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參與他磕頭，望着俺每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與接是一樣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西

門慶見他戴着白髮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
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銀兒如此一結，假母女應如此。西門慶一
問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欢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
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
我還沒見鄭媽哩。細一面走到揚子房內，見了禮出來，揚
子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了頭燒箇火籠來與銀姐
烤手兒。映雪隨即添換熱菜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
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門慶攀話道：娘前日
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奈吳銀兒道：那日
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把人情罔了，又多謝重祀教媽

惶恐的，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姐和桂姐也要送
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觀女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
亂請了几位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
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每都好，
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裡孤兒的
心中也想麼。點如意却是瓶兒語，此桂姐與月娘不同。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
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
突上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知情話，把俺每只
顧早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听。俺每起身去罷。
一路如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攙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

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擺着火盆，合着聲兒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响，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斟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着，側臥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跳場，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哥隨他揀着要。一部淫情此處開一目錄奇絕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淫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每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又是一愛香道：我今日已忌酒。愛月見道：你跪着，月姨教我

打個嘴巴兒，我絕不吃。亦與桂姐不同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一爹，我今日心裡不自在，吃半盞兒罷。是銀兒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寫月兒與黃四道二叔你不跪，顯的，不是起人也罷。跪着，不打罷。與隔花一戲愛月兒道：跪了，也不打多，只教我打兩箇嘴巴兒罷。伯爵道：溫老先兒。又照管香才你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赴盡殺絕，干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擲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搯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不敢無禮，傷犯月姨了。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

那鍾酒極力寫月兒却是爲上文與諸妓調笑一總結伯爵起來道好箇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吃于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只一灌伯爵未潑反是月姐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恰灌撒了我一身我老實說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點出新衣奇絕細笑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晚掌燭上來西門慶分付取個骰盆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這從老先生來于是西門慶與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着樂器彈唱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

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才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一路穿插飲酒文情生動之甚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翅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兔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真是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綠木滌迴一面起身後邊淨手

慌的搗子連忙叫了鬢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
即跟來伺候寫出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
中又早月窓半啓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于是脫
了上蓋止穿白綾道袍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
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
一者銀兒在這里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
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有癡兒又說前
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
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凡三
總見傷心愛月道揀他不难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瓜

仁都是我口裡一個七兒磕的說應花子倒搗了好些
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兩把搗去喃了好些只到
下沒多我吃了所為痴心做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
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
兒欢喜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
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裡噙着他倒生好些津
液我和俺姐七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確兒他老人家都收
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一絲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
使小廝再送一確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
入桂姐無痕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

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
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
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浸潤之諧可畏可畏若說了顯的姐
妹每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摸
着他脖子說道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
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人來大叫一声你
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走在这里說梯已話兒映山洞愛
月兒道噫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唬了人
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边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
那里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說你拿脫

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總去奇你兩個在這裡儘着台搗只
是不絲分說向愛月兒袖口边勒出那賽鴉脂雪白的手
腕兒來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鬢髮的
行貨子愛月兒道怪攬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
過來咬了一口走了與山洞一咬得老婆怪叫拍罵怪花
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
衙道子門關上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
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子
寬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日逐標着在他家行走如
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

了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點皮襖拿着他娘子兜一副金
鐲子放在李桂姐家，弄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听了，口中
罵道：「這小淫婦兒，我恁分付休和這小廝纏，他不听，还对
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着我。」愛月兒道：「爹也沒要惱，我
說與爹，個門路兒，官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
慶把他接在懷裏，說道：「我的兒，有甚門路兒，說與我知道。」
愛月兒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對
他題，只怕走了風。」銀瓶終始映以月桂爭風，却又不在于月
娘處寫，而以月姐寫之，是章法變動，又
爲月娘留身分。西門慶道：「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鄭愛月
道：「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生的好不嬌樣，插

眉壽眼打扮的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
只尋外遇，假托在姑丈菴裡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
兒家落腳。文嫂兒單管與他做文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
爹到明日遇見他，遇見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
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殿標致，雙
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
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难得先到，刺上
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學你的。遂及于此，月姐西門之惡
無論如王三官豈不羞哉
當下被他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心邪意亂，接着粉裏說
我的親，上你怎的曉的，就裡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

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環在某處會過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順手愛月兒道那張德兒好合的貨麻着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阿矜殺我罷了只好蔣家百家奴兒接他寫出急伶俐一個月兒來桂姐常攜月兒于供唱時一見桂于桂姐即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籠我的一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僱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遶狗幹此勾當西門慶听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道見你貼

恁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隨着掠几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與梳籠桂兩個上牀交欢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要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枕頭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西門慶托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

花嫩不禁采

春風卒未休

花心猶未足

厥此情無極

低七喚粉郎

春宵樂未央

兩個交欢良久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声不絕鬢雲拖枕滿口只教親達七慢着些兒少頃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理容淨了手同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葵軒伯爵擲色猜枚餞籌交錯要在熱鬧處眾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請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里你總出來拿酒兒且扶七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閒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已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

斟上暖酒眾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駑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西門慶也不坐陪眾人執杯立飲分付四箇妓女你再唱箇一見嬌羞我听那韓愁消兒拿起琵琶來欵放嬌声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兩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
燒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裏秋波溜記在
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林太太出矣

唱了一箇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四妓女又唱了一個吃畢眾

人又彼此交換、遞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箇、唱畢、都飲過一段文、與上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遞酒作一對、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厨役賞了五錢、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攏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了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七、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七、決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作揖道、生受打撓、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外坐、还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

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眾娘們、俺每閉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七、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間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礪鄭家揚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細與李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彼黃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起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温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又是一那温秀才奪門就走、彼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

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里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再陪應二哥坐坐、我先去罷、于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上捏了一把、妙說道、我說的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叫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又對桂姐結文西門慶纔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眾人、并鄭家姐兒、兩箇吳惠打着灯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个流人兒、好友休要說、言下、便見月兒二十分用心在桂姐、吳銀兒道、我知道、眾人回至席上、重添猷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樂飲直要了三更方

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箇排軍打着一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舖煮飯、做火頭名喚劉包、榴已成包、秋光已老、眼見雪、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边、站立、大書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的、玳安道、小的舖子裡睡了好一回、只所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今早問溫師父、倒沒酒應

二爹醉了，唾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听了，哈哈大笑。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里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必同發濟為後西門慶道：「你問了他快去。」玳安走到舖子裡，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做甚麼？」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裡，是蜂有個發放巡捕的所兒。蜂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著個姑上菴兒，傍邊有個小衙門兒，見進小衙門往西走，第二家豆腐舖，隔壁上坡兒，有双扇紅

對門兒的就是他家。故意寫出許多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玳安听了，說道：「再沒有小炉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蕩，你再說一遍。」我听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了一鞭，那馬跑踉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繇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所兒，對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牆，是大悲菴兒，往西小衙門上坡，挑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上晒馬糞。映清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上：「這里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上道：這隔壁對門兒就是玳安到他。」

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嫂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繆開了門，問道：「那里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爹家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繆所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裡來的，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几个人在那里筭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几个道媽，七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个不是文嫂就回，我不在家。」文嫂笑哈七，與玳安道了个

萬福說道：「累哥哥到家，同聲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公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你在这咕溜搭刺兒裡住，教我孤尋了个小小發昏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馬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將諸媒人一總又有一行內醋味，稀罕俺每今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豈兒爆，我倩着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高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里，俺爹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既如此，哥哥你畧坐坐，見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

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還要往府裡羅回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映前嫁玳安道還不曾見哩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馱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豆腐舖裡的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了頭打官司把舊房兒也賣了還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且留着那驢子和你

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下仙骨年不一死女人

大鞭子

蜂蝶相遇因

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

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听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的爹說你也上馬咱兩箇登騎着罷一蝶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豆腐舖裡馱子騎了去到那里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還是話媒人生法一面教文嫂將馱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

欲向深閨求艷質

全憑紅葉是良媒

